

从霍氏文化维度视角解读中泰女性形象

——以泰剧《旗袍》为例

张洁 黄婷婷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女性话语权呈现上升趋势,凸显女性题材的电视剧也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其中泰剧《旗袍》就是一部近年来在中泰引起关注并突出女性形象的电视剧。本文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从五个维度对泰剧《旗袍》中的中泰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女性形象;泰剧

引言:

现如今,凡是谈到文化差异,很多学者将霍氏观点作为论据之一。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为人们分析和解读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文化差异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支撑,也是现在社会科学文献类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4]。

2012年《旗袍》在泰国三台上映并取得热烈反响,直到今天热度依然不散^[1]。该剧改编自泰国当代小说家蓬萨甘“鬼布”系列小说《旗袍》。此剧一经播出便在Youtube获得近百万次点击量。有不少泰国学者就“鬼布”作品展开研究。角色研究上,杰尼皮从“鬼布”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入手,从家庭、受教育程度角度分析新时代女性特征^[7]。理论运用上,吉帕加运用霍氏理论对《旗袍》在内的五部小说进行分析,探讨蓬萨甘笔下布料文化与女性的关系。而国内学者对《旗袍》研究尚少。笔者基于知网等数据库,以“蓬萨甘”“霍氏文化维度理论”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在题材上,吴圣杨、李金耘选取“鬼布”系列的三部小说进行分析并探讨作品创作手法、题材风格^[6]。理论分析上,有学者运用霍氏理论对中泰两国跨文化进行研究,例如吴建义运用理论分析中泰两国文化异同,从中给予汉语教师志愿者在跨国文化交流的启示^[5]。

综上,泰国学者对于《旗袍》改编的电视剧都有所研究,形象分析的观点值得笔者借鉴,有助于笔者从新角度进一步分析女性角色。而国内学者较少运用霍氏理论分析文化作品。为此,笔者从霍氏

文化维度理论视角出发对泰剧《旗袍》进行研究,希望该研究能对今后学者在泰国文学研究上起到参考作用,也为两国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一、电视剧《旗袍》主要人物

女主角萍,泰国人,博物馆工作人员;赵文炎,中国香港人,与大夫人同为家族的主心骨,膝下长子赵铭山是大少爷,年少时与同性朋友阿伟相恋,二儿子赵铭添,曾与赵家养女梅丽相爱。大夫人的弟弟叫靖,其妻子名为莲。一天,萍在偷穿藏馆旗袍后,便在镜子里看到和自己长相一样的女人梅丽被杀害,只留下了断裂的镯子,然而萍没有看清凶手长相,恰巧博物馆里深得赵老爷喜欢的旗袍损坏了,在赵老爷的要求下,萍到赵家做旗袍修复工作,寻找凶手的剧情也拉开了序幕。

二、论述霍氏文化维度理论下《旗袍》的中泰女性形象

(一) 权力距离的维度分析

权力距离指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对于权力不平等的接纳程度。在低权力距离社会中,人们追求平等的社会关系,而高权力距离地区则侧重权势关系,人们认为社会等级结构存在是自然现象^[2]。在剧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女主角萍和赵氏家族女性因受权力距离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形象特点。

1. 女主角萍受低权力距离影响的形象。在低权力距离环境中成长的萍敢于表达自身的想法,勇于反抗权威。萍来到赵家后打破了赵家在赵老爷威严下的“宁静”,当众说出自己此行目的就是找出隐藏在赵家的凶手。此外,萍在看到莲受到丈夫

暴力时也敢于上前制止：“คุณไม่ควรใช้กำลังกับผู้หญิงนะคะ ตามีทำร้ายร่างกายภรรยา กฎหมายเอาผิดได้นะคะ ผู้หญิงไม่เหมือนสมัยก่อนแล้วนะคะ เรามีกฎหมายคุ้มครอง ถ้าทำร้ายร่างกายคุณเหลือเกิน ฉันจะแจ้งตำรวจ

（你不该对女人使用暴力，丈夫对妻子使用暴力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在的女性与古时不同了，我们有法律保护的，要是你再使用暴力我就报警。）”

2. 赵氏家族女性受高权力距离影响的形象。赵老爷处于家族核心地位，家族女性的行为都基于男方的标准所展开，相比于萍的果敢，赵氏家族女性在面对威慑时会更谨慎。梅丽被杀后，赵家人将责任怪罪到阿伟头上，赵老爷也下令禁止谈论这一事件。因此，当萍询问梅丽事件时赵家人闭口不谈，就连莲身上的伤也选择沉默不语。在第七集中，萍当着大伙的面为莲出头时还遭到二夫人的呵斥：

“บ้ามากขึ้นทุกทีแล้ว（真是越来越疯了。）”身为受害者的莲也向大家隐瞒自己被靖家暴的事实，谎称手臂上的伤非靖所致。

（二）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维度分析

在偏向个人主义社会里，人们关系较为淡薄，人们往往关注自己及自身小家庭；而倾向集体主义社会里，人们关系浓厚，个人须效忠于群体，同时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也受权力距离指数影响，剧中的萍和赵氏家族女性都展现出集体主义形象^[2]。

1. 女主角萍的集体主义形象。萍来赵家的目的不仅是做好本职工作，她还说：“งาก็ได้อยู่ตรงหน้าแล้ว มาด้วยใจกุศลมาทำงาน（我来到香港是怀着慈悲之心而来，为了工作也为了一个女人。）”即使萍在调查中遭遇死亡威胁依然要还阿伟清白，这也体现萍对他人的担心胜过自身的安危，将他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品质，展现了一种个体主义弱化，强调集体主义的行为。

2. 赵氏家族女性的集体主义形象。在赵家这一集体主义群体中最突出的就是忠诚度。成员佩戴着同一玉手镯，借同源而生的寓意提醒家族团结。在晚辈与长辈之间，孩子要服从长辈，不允许有过多个人的观点。剧中大夫人未询问梅丽与铭山的意见便做主二人婚事，当铭山反对婚事时却只得到大夫人“พ่อแม่เลือกผู้หญิงให้ ลูกไม่มีสิทธิ์ปฏิเสธ（你无权拒绝爸妈的决定）”的指责，而梅丽虽不喜欢铭山但还是选择接受父母之命。

（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的维度分析

阳刚气质指社会个体展现男性的品质，如独立、坚韧等品质，而阴柔气质指社会个体展现女性品质，如温柔、细心等品质。中国香港地区较泰国地区是更具阳刚气质的社会，在偏阳刚气质社会影响下，阴柔气质更加凸显。而在阴柔气质的社会里，由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气质十分接近，因此在一些事情上，女性也易表现出男性的阳刚气质^[2]。

1. 女主角萍的阳刚气质。剧中萍直接向赵家人表明自身能与梅丽灵魂沟通，也挑明此行目的就是找出凶手，即使经历了恐吓、炸药包等事件她毫不退缩。梅丽的灵魂得到安息，阿伟的沉冤得雪，离不开萍敢于挑战、勇猛坚韧等阳刚气质。萍也十分看重女性尊严，当铭添时把强吻当玩笑时，萍严肃地表示：“ฉันไม่ใช่ของเล่นของคุณนะ（我不是你的玩具。）”接着拒绝了赵家的赔偿并再次表明态度：“แม้ว่าฉันเป็นผู้หญิงฉันก็เลี้ยงตัวเองได้ละ ไม่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พึ่งพาผู้ชายรายๆเป็นอันใด（虽然我是女人，但我可以照顾自己，不需要有钱男人为我铺路。）”

2. 赵氏家族女性的阴柔气质。赵家女性在阳刚气质家庭的影响下，阴柔气质更为凸显，“细心温柔”是阴柔气质的重要表现。除了恭顺有礼的梅丽，大夫人身上也体现出温柔体贴的阴柔气质。在大夫人身上也体现出温柔体贴的阴柔气质。萍第一次到赵家用餐时大夫人担心萍不会使用筷子，便多准备一套西式餐具给她，由此可见大夫人的细心程度。刺绣讲究慢工出细活，考验的是细心耐力，剧中也描绘了许多大夫人在刺绣的场景及刺绣的成品，一针一线都尽展大夫人的精湛绣艺和对丈夫的爱。

（四）不确定性规避的维度分析

不确定性规避指社会成员承担未知事件的风险程度^[3]。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社会，成员对于风险容忍程度较低，总是通过种种手段来减少不确定因素。然而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社会，成员普遍对未知事物具有较高的容忍度。通过对剧中人物语言行为的分析也呈现出萍的进取取向，而赵家女性则倾向于保守取向^[2]。

1. 女主角萍的进取取向。在所有人都认定阿伟是凶手时，只有萍大胆地推测凶手定是赵家某位成员。萍的进取取向也表现在她勇敢追求爱情且勇于表达爱情观。第十集中，赵老爷指责萍对自己的儿

子图谋不轨时萍为自身维护道：“เรื่องนั้นฉัน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จะฉันไม่ได้วางแผนให้มันเกิดขึ้น ทุกสิ่งทุกอย่างก็เกิดขึ้นเอง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แค่หัวใจเราไม่ใช่เครื่องจักรนะกะ ทีให้สั่งกดปุ่มเล็กกดปุ่มความรู้สึ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ที่ทำยากกะ（我不是有意而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人心非遥控，不是一个按钮就能控制喜怒哀乐，这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2. 赵氏家族女性的保守取向。相比萍的进取，赵家女性大多表现为看破不说破的保守取向并努力维持家族和谐。靖在人前是尔雅君子，人后却是家暴狂。即使莲对靖的行为感到失望，但为了体面也须沉默，大夫人也多次包庇弟弟，当铭添想要告发舅舅出轨一事时，大夫人阻止铭添并悲哀地诉说：“ผู้หญิงอย่างฉัน อย่างอาเหลียน ทำทุกอย่างให้ครอบครัวเราปวดแสบปวดร้อนอะไรไหมอาจิ้น（我和阿莲这样的女人，为这个家付出所有，你知道我们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吗？）”从言语中感受到大夫人和莲宁愿自身痛苦也不会打破家庭的宁静。

（五）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的维度分析

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是社会成员对长远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中国香港地区较泰国地区属于长期导向程度高的地区，侧重长期取向文化的人们具备持久的忍耐力，他们注重实效的传统以适应现代关系，而在短期取向的文化里，人们更倾向关注当下生活以及社会责任的履行^[2]。

1. 女主角萍的短期导向。母亲担心萍的安危让其赶紧回家时，萍拒绝道：“เพิ่งรู้คุณอย่างเราน่ารำคาญแต่ถึงลมเดินต่อไปไ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คนแบบเราในแหละนะกะ（我知道像我这样‘多管闲事’的人也许很讨厌，但社会之所以能运转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该言语刻画出了一位充满责任感的女性形象，同时在剧中萍对待事业、梅丽案件时尽心尽力，把他人幸福当作自身幸福等善举都体现出萍对社会与他人的重视。

2. 赵氏家族女性的长期导向。忍耐是长期导向文化下的特点。纵观整剧，莲从忍受家暴再到起身反抗靖甚至保护萍，这一长久战离不开莲的毅力与隐忍的性格。当靖在被赶出赵家的最后一刻还在诋毁莲时，铭添反驳道：“คุณน่าจะเสียใจไม่ใช่ผู้หญิงอ่อนแออย่างพิลิด จนปานนี้แล้ว น้ำจิ้นยังไม่รู้ตัวอีกหรือและจิ้นทำตัวเองก็อยากโทษคนอื่น แล้วเมื่อไหร่จะได้แก้ไขความผิดครับ（舅母不是你想得那么软弱，事到如今你还是没有一点觉悟，自己做错事却只会怪罪于人。）”从评价中可看

出莲经历了婚姻长久战后脱掉了胆小外壳，披上了坚强铠甲。

三、结语

本文从霍氏文化维度和理论视角下研究泰剧《旗袍》，除了研究作品本身的女性形象，还从意识上还会体会剧中女性的优秀品质与精神意识。笔者希望通过新的研究角度能为今后泰语文学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希望此文能让更多人了解这部集合中国元素与泰国文化的优秀电视剧，且关注到泰剧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与文化。

参考文献：

- [1] 和跃，马靖. 试从泰国谚语中女性喻体看泰国女性地位[J]. 艺术科技，2014（5）.
- [2]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 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二版）[M]. 李原，孙健敏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3] 姜艳. 从霍氏文化维度理论看中西文化行为的差异[J]. 文史天地，2013（6）.
- [4] 宋孜宇. 霍夫斯泰德及其跨文化研究理论[J]. 比较管理，2014，（2）.
- [5] 吴建义. 汉语教师志愿者在泰跨文化交际探析——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为导向[J]. 海外华文教育，2014（2）：217-220.
- [6] 吴圣杨，李金耘. 泰国悬疑小说家蓬萨甘作品的国际化与本土性——以“鬼布”系列《溯爱》《咒布》《旗袍》为例的分析[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3（4）.
- [7] 杰尼皮·塔校，那拉碗·普皮攀，撒尼·撒亚帕. 蓬萨甘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地位和角色[D]. 第十六届北拉贾斯坦邦大学学术研讨会暨地方发展研究会第三届拉贾斯坦邦大学国家研究论坛，2016.
- [8] 蓬萨甘·金达纳. 旗袍（第三版）[M].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2.

作者简介：

张洁（1998—），女，壮族，广西钦州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

黄婷婷（1984—），女，汉族，广西桂平人，一级翻译，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汉泰翻译。